



黑夜与白晝

董博罗芙斯卡著

Maria Dabrowska

NOCE I DNIE

据 Leo Lasinski 德译本 "Nächte und Tage"

(Rütten & Loening, Berlin, 1955) 转译。

黑夜与白昼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310 字数391,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⁹/₁₆ 插页3

1959年7月北京第1版 195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500册

定价3.16元



Kazia Dylbrowska
CAG 88/04

关于作者

波兰现代女作家玛丽亚·董博罗美斯卡继承了十九世纪波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她的作品极其丰富，著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文艺理论、旅行随笔和政治论文，都深受广大读者和文艺批评家所珍视。她不但是一个在波兰的文学中占很重要的地位的作家，而且是一个积极参加和平运动的卓越的社会活动家。

玛丽亚·董博罗美斯卡一八八九年十月六日生于波兰卡利什县附近的罗索伏村。她的父亲是一个地主庄园的佃农，母亲结婚前作过女教师。她的童年时代多半是在乡间和邻近的小城市中度过的，父母亲切而仁慈，兄弟姊妹也很和睦。她的幸福的童年生活，后来生动地反映在她的短篇小说集《童年的微笑》中。

在华沙中学毕业以后，董博罗美斯卡就到瑞士、比利时和英国进大学，研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经济学，而且在布鲁塞尔大学获得了自然科学硕士学位。在这一段期间，董博罗美斯卡对大自然、人生和各色各样的人物做了细心的观察。同时在国外开始接触了一些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人士；并且热心于合作运动，还写了探讨这个问题的政治论文和关于实行土地改革的论文集。

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董博罗美斯卡就开始了文学工作。但她真正从事创作活动的时期却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一九二二年董博罗芙斯卡出版了短篇小說集《櫻桃枝》，在這些小說中表明了她的熱愛人民，相信人民的創造力量。董博罗芙斯卡還出版了幾部描寫兒童生活的短篇小說集。第一部《祖國的兒童》（一九二一年）是以熱烈的愛國主義為主題，喚起兒童熱愛祖國，為祖國自由而奮鬥，號召兒童紀念和尊敬民族英雄柯斯丘斯科和董博罗夫斯基^①。另一部小說集《童年的微笑》（一九二三年），寫生活和大自然中的普通事件和現象。從這些小說里可以看出她的觀察力多么敏銳，對普通人民多么熱愛和尊敬，她多么富於樂觀精神！

一九二五年董博罗芙斯卡又出版了一本描寫農村貧民生活的短篇小說集《來自彼方的人》。“來自彼方的人”是指住在地主莊園以外的農民、雇農。這些短篇小說中的人物，都是普通人民，他們受苦挨餓，住在沒有火爐的土屋里，擁擠不堪，患不治的重病，為債務所逼，但他們都非常智慧，人格高尚，渴望光明，相信自己的力量。

在《來自彼方的人》的作者自序中，她寫道：“細心的讀者即使沒有批評家的幫助，也可以發現我的每篇短篇小說中所包含的社會矛盾的鮮明的對照。也許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出這部作品的主要思想……這個思想就是顯示出孤苦無助的、窮困潦倒的貧民所擁有的力量和他們的遭遇，從而表明了他們的尊嚴，透露了他們對於未來的時代所具有的意义。”

這是一部用真正的現實主義手法寫的短篇小說集，恰好出版在現代派和印象派文學在波蘭知識份子當中興起波瀾，波蘭知識份子脫離了現實生活，脫離了革命鬥爭，以至陷入神秘主義

^① 柯斯丘斯科，見本書正文第一二七頁注釋；董博罗夫斯基（1755—1818）波蘭民族起義領袖之一。

和形式主义的泥沼中的时期。这一点是有十分深刻的意义的。

波兰批评家认为董博罗芙斯卡是一位史诗作家。这一方面是指她的创作特征：创造出广阔的画面，反映各方面的生活。另一方面，更具体地说，是指她的长篇小说《黑夜与白昼》，这部巨著显明地表现了她的史诗天才。

长篇小说《黑夜与白昼》是董博罗芙斯卡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四年七年間写成的辉煌作品，由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四年先后分卷出版。这是一部描写波兰社会生活的史诗，全书共分为：《包古米尔和芭尔芭拉》、《无尽的忧愁》、《爱情》和《逆风》四部。《黑夜与白昼》中广泛地描写了从一八六三年波兰民族起义^①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期間波兰各阶层的生活面貌和风俗习惯，反映了当时波兰小贵族的没落情况，同时刻划出一个家族好几代人的命运，因此，它是那个时代重大历史事件的艺术性的文献。批评家一致给予这部小说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在欧洲文学中可与托马斯·曼的《布登布鲁克一家》，或者高尔斯华绥的《福赛蒂世家》相媲美。

作者在这里不但描写了不断发生变化的波兰历史，而且她所写的人物、他们的性格和爱好，也是在不断变化中，因此董博罗芙斯卡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塑造出了栩栩如生的、使人读了难忘的人物形象。

一九三八年董博罗芙斯卡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生活的面貌》，这些短篇小说和以前的小说一样，可以感到人类和大自然的密切联系。同年她还写了一本关于儿童生活的短篇小说集《纯洁的心》，描写学校和家庭如何教育儿童的人道主义精神，培

① 見本書正文第五頁注釋。

养他們新的人格。

董博罗美斯卡在三十年代中又恢复了政治評論的写作，那个时期她所写的論文，揭发了反动政府使农村破产的政策，要求根本改善农民生活，彻底实行改革，令人感到她衷心关怀祖国人民的切身利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占領波兰期間，董博罗美斯卡仍留在华沙，坚持不懈地写作，直到华沙被轟炸毀坏的前夕，她才离开那里。波兰解放后，她立刻重返华沙，孜孜不倦地繼續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一九五五年出版了小说集《晨星》，这部作品是在几个不同的阶段写的，也包括作者的回忆录的片断。其中如《华沙的巡礼》（一九四五年）、《夜間的会晤》（一九四九年）等篇，生动地記載了不久前的波兰生活，描写了德寇占領波兰期間的艰辛岁月；一九五四年所写的短篇小说《第三个秋天》和中篇小说《乡村婚礼》都是以解放后的波兰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在《第三个秋天》里，写一个六十岁的孤苦老翁，战后重回华沙，生活毫无办法，最后在建設社会主义的新波兰的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崗位。作者在这里說明了在人民的波兰沒有“多余的人”，凡是全心全意忠于祖国的人都是真正的主人。

董博罗美斯卡仍在不断地写波兰今天发生的事物，写人們在新环境里的生活和思想的变化。最近几年董博罗美斯卡写的著作有：随笔論文集《論人物和事业的意义》（一九五六年）、《旅行隨笔》和波兰作家集体創作的回忆录《我們青年的华沙》，这些作品使人感到这位女作家多么擅长于运用多样的形式表現动人的事迹和故事。

在一九五二年庆祝作者从事文学活动四十周年的大会上，她作了动人的演講，她說：“……我願意把我晚年的全部力量和

劳作献给祖国，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也通过祖国献给全世界的劳动人民。”

目前董博罗美斯卡虽然已经年近七旬，但是她依然精神饱满；她那熟悉生活、观察生活的热情还是异常熾烈，并且和过去一样勤恳地工作着。

第 一 部

包古米尔和芭尔芭拉

从前，尼赫西克家的生活大体也象一切地主一样，习惯住在自己的庄园上。他们所有的同族（包括最远的同族）也象他们一样，住在同样的农庄或者城郊有花园环绕的宅第里，倚靠领地的收入来生活。他们之间由许多种亲密的关系维系着。他们自以为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巨大家族的组成部分，彼此用一种特殊的、不拘礼法的亲切谈话方式，考虑如何教育子女，决不使他们受到外界任何影响，如何全面安排子女的生活，把他们局限在家族的小天地里，甚至不许逾越家族为下一代划定的各种界限。

包古米尔·尼赫西克的祖父马西伊·尼赫西克首先开始逐渐摆脱这个环境。到他家来的不属于这个“氏族”的知交和朋友愈来愈多：学者、教授、艺术家、新闻记者、政治团体的成员及其鼓动家，身分不明或者与自己世袭阶层脱离了关系的人士。人们说马西伊·尼赫西克把自己的精力、感情，首先是金钱，都花在外人身上，认为他不安分，大家逐渐跟他疏远了。

本家中同情他的人有一个时期还曾竭力为他这些特性找借口，说是情有可原，归咎于他们所猜测的功名心，认为他想与大人先生、贵族和国家的权要竞争，要象那些人一样，成为科学的赞助人、美好艺术的保护家和政治运动的拥护者。

但是，他们很快就不得不承认马西伊·尼赫西克根本没有这种野心，因为没有一点迹象说明他在想办法光耀祖宗，荣显门

庭。相反地，馬西伊·尼赫西克似乎在竭力自趨衰敗與貧困。例如他在戰後的一八三〇年，竟異想天開把祖遺三個農莊中的一個掉換另一處基於某些理由他認為更合乎願望的農莊。在商訂契約的過程中，由於他盲目信任這項交易的對方，忽視了本身的利益，結果，買到的這個農莊負有沉重的抵押，以致在短期間內不僅使這個新置的产业落了空，而且把另外一個祖遺農莊也搭了進去。因此，馬西伊·尼赫西克的兒子米哈爾所繼承的亞羅斯提大農莊，和旧日比較起來已經大為逊色；此外，父親的不安分的天性也當作一部分遺產流傳給米哈爾。米哈爾·尼赫西克跟父親完全一樣，毫無顧忌地竭力衝出自己的環境，並且以一桩行為——娶了聖多米克斯修道院修女弗洛倫蒂娜·克莉卡——引起普遍不滿，開始獨立生活。這個姑娘是名門之後，非常美麗，也十分窮苦，因為不願倚賴闊本家的憐恤而進了修道院的。人們紛紛傳說，米哈爾跟她在這個修道院幽會過，實際是把她從那里誘拐走的。儘管後來按照法律和習俗，姑娘補行了一次修道院的懺悔，办好脫離修行的手續，雙方都得到赦罪，並且舉行了宗教的結婚儀式，但是無論大小農莊，還是很長時期不能原諒米哈爾·尼赫西克的這種行徑。自然，他本人是不大在乎這些的，因為他既然對一切人都懷有善良的心願，也就象他父親一樣，不在那些鄰近的莊園，而在其他社會，在從事精神工作和公眾福利的人中間尋找他所希望的寶貴情感——人們彼此間的尊重、友情和親密。弗洛倫蒂娜夫人更覺得在這種新的境遇中非常幸福，一方面是因為她少年時代受過很多同階級人的輕視，而現在處在一種完全不同的社會，可以說是命運的極大恩惠，另一方面也因為她具有樂觀的天性，對一切都懷有好感。

他們就是包古米爾·尼赫西克的奴隸。

包古米尔·阿德里安是他們最小的兒子，是他們結婚很多年以后生的。大些的孩子們已經先后死去；这一带人都說那是上帝对弗洛倫蒂娜夫人背弃圣职的懲罰。

包古米尔成长得健康而結实；十五岁就跟父亲一起參加了一八六三年的起义。^①

父亲米哈尔·尼赫西克并不是在地主代表开会作出决定以后才参加起义的，他从一开始就跟市民、城市知識分子、手工业者和各种家庭出身的青年站在一起。他在战斗中表現得非常活跃，以致在起义失敗后他的祖产亚罗斯提大农庄被沒收了，他本人則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他的妻子也跟随他住在流放的地方。他們的本家，也就是認為馬西伊·尼赫西克的后人是神經錯乱的一門的那些人，把年幼的包古米尔收养过去。他們負責教育包古米尔所采用的方式，竟使这个青年过了不多时候，在深思熟慮之后，就巧妙地逃走了，而且一去便无影无踪了。

在那个期間，弗洛倫蒂娜夫人在遙远的俄国北部森林里埋葬了自己的丈夫，又回到波兰来。她知道兒子失踪的消息以后，痛哭了很久，最后在熟識的一家里担任了农庄管家职务。她仍然保留着那种容易知足的习性，能够随遇而安，所以对这个收入微薄的生活相当滿意。过了許多年，在她因为受灾难折磨和年老以

① 一八一四年維也納會議后，波兰被重新瓜分，在划归俄国的一部分波兰領土上成立了“波兰王国”，由俄皇亚历山大任国王。在这以后，波兰民主主义者发动数次爭取自由解放的起义，一八六三年的武装起义是由小貴族和小資产階級分子領導的，是波兰历史上具有深遠影响的重大事件。在起义中，代表大、中貴族及資产階級利益的白党占了优势，結果受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的紅党的解放农民的主張沒有实现。起义失敗，地主階級沒落了，資产階級兴起，波兰的經濟、政治、社会起了根本的变化。本書中作者就是广泛地描写了一八六三年起义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期間波兰小貴族沒落的情况。

致身体大大衰弱以后，她的东家克列帕农庄的地主給她在跨院設備了一所小住宅，把她跟她的弟弟一起安頓在那里。弟弟叫克雷門斯·克利基，也是从前的一个起义分子；因为他一貧如洗，又由于在战斗中神經錯乱了，所以不得不早早就在家养老。

有一天，忽然有人来敲这个旧女管家弗洛倫蒂娜·尼赫西克娃和她弟弟共度晚年的小宅院的門，原来是她那漂泊多年的兒子包古米尔回来了。

* * *

包古米尔后来娶了芭尔芭拉·約翰娜，她娘家姓奧斯特辛斯基。她的祖父楊·希里曹斯托姆·奧斯特辛斯基也因为經濟方面連遭厄运，失去了自己的洛倫基农庄，这些不幸的經濟情况，一半是由于当时的全国普遍性危机，一半是由于楊·希里曹斯托姆的性格毫不适于积蓄和理财。他一方面象尼赫西克那样非常能揮霍金錢，而另一方面却一点也沒有要获得或重新創造少許任何其他財富的意向。他也决不設法跨出他的范围到任何其他地方去，相反地，他蕩尽了父亲的遺產，却与家族和邻居相处得很和睦。他是一个爱生活乐趣，精力充沛的享乐者，大家全都喜欢他，因为他跟誰都能喝酒、打猎、玩牌和跳舞。他給兒子們沒有留下任何財產，只有少数出租的土地。

兒子中有一个名叫亚当，生得一表人才，而且性格非常象父亲。当他的弟兄們逐漸憑自己的努力又都拥有少許田产时，亚当連原有那点出租的土地也失去了。他本来就不爱过乡村生活，現在产业沒有了，就干脆搬到城里去，在那里当了稅吏，但是他还跟四郊的大地主保持特殊的社交关系，只有跟地主在一起他才能够随心所欲、愉快地生活。虽然他沒有任何財產，可是他的人緣特別好，到处受欢迎，而且不久就幸运地同一位有两个农

庄作陪嫁的雅德維嘉·雅腊切弗斯卡小姐結了婚。在这件婚事
中，除了他本身走运气以外，一个偶然事件也起了作用。这位
年輕女士是被父亲逼嫁的，那是因为她大胆地跟邻居的家庭教
师——一个平民出身的德国人恋爱，父亲在一气之下这样做的。
她父亲是共济会会员^①和民主主义者，从前曾在拿破仑军队中
当过少校，满怀法国革命的理想，不过这种理想却不能阻止他墨
守旧传统，不能改变他的贵族偏見和氏族成見。在女兒的婚姻
問題上，他本来打算使姑娘的感情与家族的要求、阶级的要求
吻合一致。但是，女兒在自己同这个教师的恋爱事件被发觉以
后，却开始表示反抗，声言如果她不能与这个爱人偕老，就要进
修道院。于是父亲的頑固、凶暴和驕横性格同时发作了，竟不顧
惜女兒的情感，要把她嫁给一个路遇的他認為最好的人，只要是
貴族出身就行。就这样他选中了仪表文雅的亚当·奥斯特辛斯
基，他事先已經贏得了她的双亲欢心。

这位年輕姑娘含着眼泪勉强結了婚，与自己丈夫过的生活
完全談不到幸福。亚当·奥斯特辛斯基在很短期間內花費了兩
个农庄——妻子的“胭脂地”，并开始为了其他女人常常把妻子
一丢几个月不顧；而这位年輕的妻子也不能忘情于从前热爱过
的家庭教师。但是夫妻双方都具有充分的美質和温柔的情感，
毕竟不能长久冷淡相处。每一次财产損失之后，每一次誤会或
感情的波折之后，他們总是在爱情濒于决裂之前又复归于好。
他們在这些年里，一共生了六个孩子，养活大的有四个。

芭尔芭拉是这些孩子当中最小的，正如包古米尔在他的家
庭里是个老生兒子一样。芭尔芭拉对于自己家庭旧日的富裕情

① 共济会本来是中古的一种职业团体，后来漸变为宗教性質的团体，会员不
限国际，以世界平等、人类互助为目的。

况已經回忆不起来了。她是在一个小城市出生的，那时亚当·奥斯特辛斯基在飽經忧患之后正担任县长职务。她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在一次暴风雨中，亚当·奥斯特辛斯基想把窗戶关严，以免雨水淋入室内，却在住宅內被雷殛死了。

雅德維嘉·奥斯特辛斯卡夫人居孀以后，他們的族长——富有的参議員約奇姆·奥斯特辛斯基把照顧这个处世輕浮的本家的家屬看作是自己道义上的义务。雅德維嘉夫人根据他的劝告迁居到省城加里尼克去。她在那里开办了一所寄宿学校，同时竭力使自己的子女尽量受教育，深造。这种新的生活建立了一年以后，一八六三年起义发生了；寄宿学校所有較大的男学生，包括奥斯特辛斯基家的长子丹尼尔在內，都跑进森林参加起义去了。

这时候，雅德維嘉夫人已經十分穷困了；她迫不得已，騰出了自己的住宅，換了一間小頂樓，并且差不多把家具全卖光了。但是，她一时一刻也沒有灰心丧气，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肯使子女失学。少年时代的悲慘經驗使她不再相信财产和家世会給人生带来真正的光荣和幸福。只有教育一途她还信得过。她希望自己的兒子都成为学者，或者最低限度專門从事腦力劳动，她也打算讓自己的女兒們走同样的道路。起义失敗，丹尼尔最后帶着腿伤回家以后，她为了使这个兒子能在中学毕业以后再入高等学校，曾尽力利用一切关系，一直找到約奇姆参議員所認識的俄罗斯副总督。她生性过于謹慎而优柔寡断，但在子女深造的道路上遇到障碍和困难必須加以排除和克服时，就表現得非常执拗，而且不屈不挠。在这个問題上，她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乃至最大的牺牲，并且不避任何屈辱；她为了悬求官方庇护，甚至采取了往常讨厌而不屑于采用的办法。只有物質援助，她

从不接受，而且不管是从哪方面来的——在这一点上，她有一种使人不快、凛然伤人感情的驕傲。她只勉强同意按时到約奇姆參議員的大皮卡尔別墅去消暑，住一个較长时期。此外，她坚信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够設法自处，而且等孩子們逐漸长大就有了帮手。她希望一个兒子成为自然科学工作者，一个兒子当工程师。現在，两个兒子都已經进入高等学校讀書，丹尼尔在华沙，尤利安在彼得堡，都靠兼課来維持生活。不消說，他們还一直不能接济母亲，也許是他們忙于科学研究，根本还顧不到。因此，雅德維嘉夫人和两个女兒的生活依然穷苦难言。最初几年，生活几乎全靠拍卖旧家当来維持：她們陸續出賣亚麻布桌单，旧皮貨、精致的衬衣和家用銀器。等这些东西也卖光以后，正在讀高中的长女特蕾莎就开始授課，掙的錢常常还不够吃一頓丰富的午餐，但是家里人总算能过最低的生活，不致于餓死了。

丹尼尔和尤利安終於完成了学业，家境也隨着有了很大的改善。尤利安留在彼得堡，他只是写信告訴家里說他有了一个好工作，丹尼尔則又跟家人团聚在一起，开始在加里尼克新成立的私立实科初級中学講授自然科学課程。教师这一职业是当时波兰受过教育的人所能找到的少数职业之一。接着，长女特蕾莎也在她所毕业的中学当了教师，幼女芭尔蓀尔^①在学校毕业以后也以新求得的知識在私立学校任教掙錢了。

① 芭尔芭拉的爱称。